

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（五）

钱仲联 辑录

四十一、义琬禅师墓志跋

义琬不见《僧传》、《灯录》，行履无考。然曰“绍嵩岳会善大安禅师智印”，大安禅师即《灯录》慧安国师，得法黄梅，则琬固黄梅再传法嗣也。破灶堕、元珪皆同参，则汾阳奏中所谓“智海舟杭，释门龙象，心超觉路，远近归依”者，当非虚美。当补列入五祖下三世系中。

四十二、支提龕铭跋

铭后述二大德行记，述义纵、妙善、悉昙译《金光明经》、《萨婆多律》、《掌珍论》等三百余卷，并诠辞证义，笔授缀文，名播二京。其时僧众，咸号法师大乘纵矣。

按唐世译经之制，自主译人外，参预其事者，其名目有证义，有证文，有笔授，进上时皆列名经首。据记所称，《金光明经》、《萨婆多律》等三百余卷，以《开元录》校之，皆义净主译。然则纵盖久从义净译席者。《录》与《僧传》三，列天后孝和睿宗时净所译经目，证文笔授证义诸大德复礼、慧袁、智积、法宝、法藏、德感、胜庄、神英、仁亮、大仪、慈训等名字具存，而纵名不见。当系出使乾陀罗，遂离译席，进经在后，故名不预乎？所谓“迎得三藏邬帝弟婆”者，即《开元录》之邬帝提

婆，亦佐义净译经于大荐福寺者，《高僧传》亦不见其名。大抵赞宁搜采，所阙甚多。凡此诸碑，若有依彭氏《五代史》例注《宋僧传》者，皆不可不收入者也。

四十三、无畏不空禅师塔记跋

此记全录释念常《佛祖通载》文，前两段《通载》记事之文，后一段论，则念常论密宗语也。念常为吾禾沙门，其书成于元顺帝至正二年，此石殆明人所刻耳。

四十四、大证禅师碑跋

昙真名不见《僧传》，《灯录》亦无之。传法于大照普寂，分席于广德，又继广德领众，有司奏请，赐号大证，固当时缙流赫赫者。碑言忍传大通，大通传大照，大照传广德，广德传师。

（按：此碑传本多阙文，据《文苑英华》，“师”上有“大”字。）一一授香，一一摩顶，相承如嫡，密付法印，则大证固大通下第三传正统也。《灯录》删略北宗不必论，赞宁传阙大证，并阙广德，则疏略太甚矣。

独孤《毗陵集》有《舒州山谷寺觉叙塔（原注：《佛祖通载》录此文，“觉叙”作“觉寂”是也。）随故镜智禅师塔铭》，三祖璨塔铭也。其叙化迹曰：“双峰大师道信以道传宏忍，忍公传慧能、神秀，能公退而老于曹溪，其嗣无闻焉。秀公传普寂，寂公之门徒万，升堂者六十三，得自在慧者，一曰宏正，正公之廊庑，龙象又倍焉。或化嵩、洛，或之荆、吴，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，与六籍侔盛”云云。此碑广德，或即彼碑宏正赐号与？

四十五、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跋

邕学禅于稠禅师，稠为佛陀禅师再传，卒与齐文宣同岁。邕从授禅法，逮于随世，夏腊已高，而一见信行，倾心遵奉，可知

三阶之学，与稠师禅法苦行之旨，有相合者已。《宝刻类编》录方琬书化度寺三阶院尊胜陀罗尼石柱，贞元十六年刻。邕之子孫，流传盖远。

《续传·信行传》，“于京师置寺五所，即化度、光明、慈门、慧日、宏美是也。”然则化度固三阶宗寺。别立三阶院者，传称“开皇初，被召入京，仆射高颍邀延住真寂寺，立院处之，撰《三阶集录》”云云。考《长安志》，化度寺本随真寂寺，开皇三年，左仆射齐国公高颍捨宅造。然则此寺乃禅师兴教（原按《宝刻丛编》，长安县唐信行禅师兴教碑，《集古录目》云：“于禅师事迹，无所叙述，但为赞美之辞而已，谓之兴教。”此兴教二字所出。）之初地，此院乃高颍所立，信行著书之灵址也。据志，光明寺在开明坊，慈门寺在延寿坊，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，神龙中改懿德，慧日寺在怀德坊，开皇六年立，惟宏善不见耳。

韦述《两京新记》：“化度寺，随左仆射齐公高颍捨宅为寺。时有信行自山东来，颍立院以处之，乃撰《三阶集》三十余卷，大抵以精苦忍辱为宗，言人有三等，贤愚中庸，今并教之，故以三阶为名。其化颇行，故为化度寺。寺内有无尽藏院，即信行所立。京城施捨，后渐崇盛。贞观之后，钱帛金绣，积聚不可胜计。常使名僧监藏，供天下伽蓝修理。燕、凉、蜀、赵，咸来取给。每日所出，亦不胜计。或有举便，亦不作文约，但任至期还送而已。贞观中，有裴元智者，戒行修理，入寺洒扫。十数年间，寺内徒众，以其行无玷缺，使守此藏。后密盗黄金，前后所渐，略不知数，众莫之知也。后便不还，众惊覩其房寝，内题诗云：‘将军遣狼□，放置狗前头。自非阿罗汉，谁能免作偷。’竟不知所之。武太后移此藏于东都福先寺，天下物□，遂不复集，乃还移旧所。开元元勅令毁除，所有钱帛，供京城诸寺修葺，其事遂废。”此化度故事可纪者。信禅师创五寺于

长安，仍创无尽藏以供天下伽蓝修葺，宏愿伟力，可法可惊。其召同道之忌，得非以檀施偏盛乎？

四十六、净业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跋

唐有三法藏。其一贤首法师，为华严宗第五祖；其二鄜州宝台寺法藏，见《宋高僧传》二十七《兴福篇》；其三此法藏也。贤首道行于则天时，此师亦显于则天时；贤首寂于先天元年，此师寂于开元二年，相差仅二年；鄜州法藏，似亦盛唐时人，特传不纪年，无可证耳。

文言“自佛入般涅槃，于今千五百年矣。圣人不见，正法陵夷。即有善华月法师、乐见离车菩萨，愍兹绝纽，并演三阶，其教未行，咸遭弑戮。有随信行法师兴在世，造舟为梁，大开普敬认恶之宗，将药破病之说，撰成数十余卷，名曰《集录》。禅师靡不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守而勿失，作礼奉行。弟子将恐颓其风声，故掇其景行，记之于石。”按所称善华月法师、乐见离车菩萨，盖三阶宗之鼻祖，尚在信行法师前。其名字似西土圣贤，遭弑戮当亦西土之事。三阶宗称禅师，道宣《续高僧传》，亦列信行于《习禅篇》也。

四十七、大理国渊公塔碑铭跋

元发合思巴，即《元史》所称帝师帕思巴，所撰《彰所知论》，述广兴佛教诸国，曰梵天竺国、迦湿弥罗国、勒（原注：疑疏勒脱“疏”字。）龟兹国、捏巴辣国、震旦国、大理国、西夏国等。诸法王众，各于本国，兴隆佛法。叙大理于西夏之前。南诏蒙氏亡于唐昭宗光化五年，段氏得国于后晋天福二年，改号大理，盖先于赵元昊改元僭号习浮图法九十余年也。

南诏近吐蕃，而不崇佛法，见于樊绰书者，仅攻安南城胡僧持咒一事，在世隆时。崇圣寺钟建极十二年，亦世隆年号。其世

代适当吐蕃经教尽废之时。得非先以拒吐蕃并拒佛法，及是吐蕃既衰，乃纳其逋逃而为之主邪？段氏自第六世素隆避位为僧，其后成为家法。而高氏父兄子弟，奉法诚至，如诸石刻，可见其上下同风。段氏之兴，适当吐蕃叶舍依鄂特喇嘛、陇吉汗兄弟重兴佛教之时，昭阿迪沙提唱净戒，抑制密乘，大理密迹吐蕃，密乘遗迹，不少概见，得非受昭阿迪沙之感应乎？

此铭撰文人赵佑，颇通华严宗义，亦多宗门家言，似渐染宋代学风者。独所称元凝尊者《家谱宗系》曰：“自观音传于施氏，施氏传于道悟国师，国师传于元凝，元凝传于渊公。”自元凝上溯观音仅三世，大似《西域玄谈》金刚智之于龙树者。此元凝之学，必非传自华僧，而传自西蕃或西域，盖可必也。高氏归依三宝，（手稿前行有眉注云：“《赵州志》：‘华藏寺，在城西南华藏山，唐高将军建。遍知寺，在城北仪凤山，亦唐高将军建。’”当在此处。原钞本不知所属，未录。）而高昇太归政于前，高太祥殉国于后，忠诚壹德，报答四恩，《兴宝寺德化铭》称其“君臣之义最高”，良非虚美。渊公为昇太玄孙，未知于太祥辈行何若。碑立于宋嘉定十三年，下去大理之亡，才三十年余耳。

《新唐·艺文志》释氏类：“《七科义状》一卷，云南国使段立问，僧悟达对。”此则段氏之先问法于华僧者。悟达国师知玄，赐号在僖宗幸蜀后，亦唐末事也。

四十八、大理国渊公塔铭第二跋

此铭《云南通志》谓之《皎渊碑》，而不录铭文，意拓本不易得与？云“段智祥为皎渊立。”《大理府志》言皎渊所立，误也。字画中宽而外狭，异于他碑。检仙释门，水目四高僧，曰阿标，曰普济、曰净妙，曰皎渊。独详阿标市蔬酪神异，而皎渊无一字称述，且录诸唐世，亦未见此碑之证也。阿标在渊公后，普

济参崇圣寺道悟，开水目山，在渊公前。志谓其曾参马祖石头，回滇在唐元和八年。此盖明人以崇圣道悟认为《传灯》天皇道悟，影撰禅迹。崇圣寺在大理城北，天皇道悟安得至斯。崇圣道悟一传为元凝，二传为皎渊，当宋季。天皇法系之传痴绝、已庵，已至十七八世，而在滇仅两世，有是理乎？崇圣道悟开心宗于滇南，自是一宗禅伯，不可强附天皇，没其行实。其人约当在南北宋间，亦不可强谓唐人，紊其时代也。

铭中施氏，志作施头陀，叶榆人，通禅悟，勤礼诵，宗家以为得观音圆通心印。其法嗣皆以道行闻，一传道悟，再传元凝，又有李成眉、买顺、禅陀子三人事，皆援道悟为重。独道悟不见称述，则妄为比附者之过也。

据道悟、元凝为比勘，释家中可定为宋世而非唐世者，得六七人。其他事迹中无年纪者，殆亦段世居半。盖有年纪如普济，尚不足凭，无年纪之事实，更无论也。南诏径通天竺，路里记在《唐书》，七师皆西天竺人。（按：别纸记曰：“张子辰习天竺持名之法，南诏七师之一。尹嵯酋、杨法律、董奖正、蒙阁陂、李畔富、段道超，皆西天竺人。南诏礼致，教其国人，号曰七师，常讽南诏尊唐。”当本《通志》。）赞陀崛多为国师，摩竭陀人。

（按：别纸记曰：“赞陀崛多尊者，西域摩伽国僧，蒙诏称以国师。”亦本《通志》）。摩伽陀传瑜伽教，天竺人。（按：别纸记曰：“摩伽陀和尚，天竺人，阐瑜伽之教。”）尹嵯酋以呪术败吐蕃，（按：别纸记曰：“尹嵯酋，异牟寻时持咒胜吐蕃。”疑亦传天竺法，或华僧密宗者，非吐蕃系也。（按：上云七师皆西天竺人，尹嵯酋为七师之一，何以又疑其为“华僧密宗者”？似可商。）惟中传荷泽宗，（按：别纸记曰：“惟中传荷泽正宗。”）盖遂州圆之衣钵。戒照天宝间于安宁开曹溪寺，皆华僧卓然可纪者。至道悟而大光，苍山龙象，岂必遂逊荆州。黔南且有《会灯录》，滇有名僧，岂无以表彰其古德邪？

四十九、跋黄庭经

黄长睿据陶隐居《真诰》叙录，言《黄庭经》晋哀帝兴宁二年始降于世，王逸少卒于穆帝升平五年，安得预书之。弇州据隐居与梁武论表有《黄庭》破之，是已。愚按《七籤·上清经述》，魏贤安于汲郡修武县山中，遇诸真降授《上清经》卷。暘谷真人别授《黄庭内景》，乃在晋惠帝时。西晋初年，《黄庭》先已降世。《真诰》所记，特就夫人降杨君时言之耳。魏夫人长子刘璞，先尝传灵符于杨，其小息遐，为会稽时，携夫人巾箱法衣，并有经书自随，供养在山阴山中。隐居寻求未获。亦见《翼真检》末。然则夫人所受经诀，人间自有别本。逸少书在山阴，安知非刘遐家本邪？

又按《登真隐诀》、《穀仙甘草方》后隐居按云：“王君初降真之时，是晋元康九年冬于汲郡修武县廨内。夫人时应年四十八。及隐景去世之时，年八十三岁也。受此方晋成帝咸和八年甲午岁，则夫人从服药已来三十五年矣。”此叙夫人年岁详确。今本《七籤·上清经述》谓晋成帝降真，误也。

五十、宋拓澄清堂帖跋

《澄清堂帖》为宋刻，灼然无疑。王损斋讥香光误记澄心堂为澄清，认为南唐建业文房刻本之谬，辨析极明。然覃溪缘此遂指为南宋书估刻本，一若澄清堂犹建安余氏之勤有堂、月新堂（金兆蕃校云：“月新堂，有誤字否？鄙陋但知刘氏日新堂耳。”）者，则大不然。无论此刻精美，非书肆草草射利之比，且澄清取揽辔澄清古语，亦岂似书肆标著乎？宋世廨舍堂阁，多以清心、清风、中和、澄清名，泰州常平茶盐司、潼川府宪司、广州转运司皆有澄清堂。而当时如《汝帖》、《潭帖》、《姑熟帖》、《荔枝楼帖》，石刻皆在郡斋或帅司书库。然则此《澄清堂帖》

为官本无疑，第为泰州帖、潼川帖、广州帖，则不可知耳。

此帖丰腴清劲，用意与《临江》、《星凤》、《会稽》、《群玉》、《世綵》不同。疑其原本非出《淳化》。泐处皴剥，石盖不坚。又疑其为蜀石，或径是潼川府宪司所刻。而《法帖谱系》所谓“蜀帖数卷，次序高低，同长沙古帖，亦间有增减”者，岂即此邪？南宋诸家，蜀石搜讨颇疏。元代吴、蜀弥为隔越。名字罕传，盖由于此。曹士冕且不敢臆说，今益无由质言耳。

此帖明末有二刻，一来禽馆重摹，与《十七帖》同刻，后有王穉登跋，余斋中有之。《十七帖》别一本，与此本所刻，次第不同。一新安吴周生（桢）重刻五卷本，见《清仪阁题跋》，余有残本，卷首为定武《兰亭》，刻工笔意，略与来禽相同，来禽石固亦吴所刻也。梁闻山评书帖，谓来禽《澄清》，瘦健可爱。此正子愿用意，香光心赏之处。然持较此册，则如来具三十二相，初地菩萨固不能一一具足矣。本朝复刻二，一耆介春家本，一海山仙馆本。耆氏本极清雅，盖又从吴本出。海山本质木无文，则无可寻味矣。

研寻久之，又得一证。《法帖谱系》云：“《利州帖》者，庆元中四川总领权安节，以《戏鱼堂帖》并释文，重刻石于益昌官舍，权江州安德人，释文字画较临江帖为稍大。”今按益昌即利州旧时郡名，而《輿地纪胜》利州路按刑司，恰有堂曰澄清。乃知明以来所称《澄清堂帖》，即宋人所称《利州帖》。三百余年疑案，一朝决破，为之快绝。

宋拓《澄清堂》，邵伯英有二册，姚仲虞乱中得六册，有香光、眉公题识，疑《戏鸿》祖本。邵有覃溪（按：此下有夺字，或“跋”字，或“题识”字。）疑耆刻祖本也。

《洞天清禄集》、《法帖谱系》并纪《阁帖》有三山本。宋世习称福州为三山，而福州提刑司有澄清堂，则此帖为利州为福

州，盖未可定。然三山是木刻，而此拓显呈石理，则仍以属利州为长。

〔待续〕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

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即将恢复出版

在馆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、积极努力下，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将于1992年8月恢复出版（建国以前有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）。新办的《馆刊》，将是集图书馆学、文献学及文、史、哲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和社会科学杂志。在《馆刊》第一期中，辟有“纪念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论文专辑”、“文史专论”、“图书馆工作与理论研讨”、“版本与古籍”、“中国学文献”、“馆长论坛”、“北图学者访谈录”、“国外图书馆掠影”等栏目，著名学者任继愈、何兹全、赵光贤、冀叔英、耿云志等也为之撰文。内容丰富，学术性强。《馆刊》每期约20万字，大16开装，由北京图书馆副馆长、党委副书记金宏达同志任主编。

本刊常务联系人：全根先 联系地址：100802 北京文津街7号书目文献出版社（或100081 北京白石桥路39号北京图书馆馆长办公室转）。

欢迎赐稿，欢迎订阅。

• 萧 然 •